

对话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团队：

愿成为高龄患者最后的希望之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樊伟宏

一样的医院和科室一样的他,淡然了许多

距离上次见到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崔艳国,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6年前,淄博试管婴儿多年的技术空白终于被填补,采访时,他笑的像孩子。而今,一样的医院、一样的科室、一样的崔艳国,再提往事,却显得淡然了很多。

为了不影响患者就诊,我们的对话选在了一个崔艳国休诊的时间,尽管如此,在科室外等候的病人依然排了两圈,其中既有20多岁的新婚夫妇,也有不少中年夫妻。崔艳国一阵小跑来到办公室,不好意思地冲记者打了招呼。“刚忙完,病人一直很多。”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他脸上不知是因为天气炎热还是忙碌而涨红的肤色,依旧没有散去。

虽然正值休息时间,但崔艳国想了想,还是先把一面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到了门上,“患者来看病不能分时候,拒绝不了,这样能安静聊。”他笑了笑。

办公桌上,一面淄博金牌工匠的奖杯被他放到了格外显眼的位置,这是他2018年被淄博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联合授予的,自那年开始,他获得了很多荣誉,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振兴淄博劳动奖章、市级崔艳国创新工作室、淄博市医疗卫生“首席专家”、山东省“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但这些多被他收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外国文献和专业书籍,这样的工作环境,让他感觉更舒适。

瞄准空白 一开始就碰了壁

20年前,崔艳国作为淄博市卫生领域的首批引进人才来到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尽管在1988年中国已经有了首例试管婴儿,但在当时,淄博在生殖医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试管婴儿技术涉及法律、伦理、道德三个层面,其实直到19世纪末,这项技术在我国都没有大面积铺开,很敏感,没市场,没规范,观望的比较多。”崔艳国介绍说,“不过,那时大家都考虑到这会是将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能解决在不孕不育上的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一直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原因。”

2001到2002年,崔艳国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学习体外受精技术,学成归来时,就接手了生殖医学中心的工作。“那时科室里只有两个人。”崔艳国回忆说。“不过万事开头难,当时还是挺乐观,感觉终于能看到点希望了。”

然而,2004年,国家发了一系列红头文件,开始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市场,突如其来的政策调整,打了生殖医学中心一个措手不及。“对我们地级市来讲,意味着想搞试管婴儿,门槛更高了,首先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博士带头,国家才放心把这项技术放到这。”于是,考虑再三后,2005年,崔艳国坐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南方医科大学再次进修。

20年光阴变迁,淄博生育治疗带来的变革在悄然进行。

2020年3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一通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电话打到了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接电话的是副主任赵秀红,“赵主任,打扰了,我在加拿大生下了7斤的男宝宝,母子平安,真的非常感谢医院帮我们做了试管婴儿。”赵秀红放下电话,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主任崔艳国,据了解,这是该中心首例在海外成功分娩的试管婴儿。

谈到“试管婴儿”技术在淄博的发展,没有人比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团队更如数家珍。他们既是开创者、推动者,也是领路者和见证者。从第1例到第6000例,淄博用了6年;而从0到第1,淄博用了14年。这是他们的工作轨迹,也是他们的青春所在。



时光如白驹过隙,崔艳国再回医院时,已是2008年。这三年,他一边攻读博士,另一边对医院也“没闲着”,他抽时间指导生殖医学中心的临床业务同步推进,对年轻团队进行业务培养,在两头兼顾的生活节奏下,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终于在2006年9月,通过了山东省卫生厅验收并审批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夫精人工受精技术试运行单位,淄博地区生殖医学领域空白的窘况也因此缓解。

崛起元年 多项技术实现“首创”

2014-2015年,是生殖医学中心的“崛起元年”。

从2014年4月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即试管婴儿技术)正式获批,到次年3月18日淄博第一例龙凤胎试管婴儿顺利诞生,两年间,这里创造了淄博市生殖领域的多项“第一”,如第一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成功妊娠;第一例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试管婴儿成功妊娠;第一例囊胚移植试管婴儿成功妊娠。

“可能是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吧,资质通过时,科室的技术力量已经比较强势了。”崔艳国说,“像德国、以色列的专家来科室交流,听到我们的成功率能接近50%,都不敢相信,后来我们也派年轻医生去发达国家学习找差距,结果反馈的信息告诉我,咱们的水平不比那边差。”

据统计,自2014年开始,淄博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呈现翻倍式增长,每年接诊患者达到了3万多人次。“理论上来讲,有80%以上的女性,在结婚的第一、二年中如果有怀孕计划,基本上都能怀孕,但对于淄博的育龄夫妇,大概有15%左右存在着生育障碍,这可能是受疾病、心理压力、生活习惯、环境及工作压力等各种因素影响。试管婴儿技术的开展,无疑给他们带来了解决生育问题的希望。”崔艳

国表示。

二孩政策落地 再迎“高龄”挑战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政策的落地,给刚刚崛起的生殖医学中心带来了新的挑战。

按照治疗流程,试管婴儿助孕一般要经过确定合法证件的审核、治疗方案选取、药物降调节应用、促排卵过程中监测卵泡和药物剂量的调节、夜针HCG注射、取卵、体外受精及胚胎培养、胚胎移植、黄体支持及确定是否妊娠等若干个步骤,走完一个周期,大约需要二十多天。虽然从科学角度讲,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治疗都会百分百成功,一般来说,30岁以下的女性,成功率在40%以上甚至超过50%;30至34岁,成功率在40%左右;35至40岁,成功率为30-40%;40岁以上,成功率甚至降至不足10%的妊娠率。

“从2016年开始,我们发现面对的群体不一样了,更多40岁以上,甚至年龄更大的市民,有了要二胎的诉求。放在以前,这是不可理解的。”崔艳国说,“过去我们做试管婴儿,对于4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做,但是二孩政策放开了,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想办法提升技术,让患者享受到实惠,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要做试管婴儿,同样也要根据指征和适应症来界定。“不孕不育的治疗方法因人而异,有多种方法,而针对个别特殊病因所致不孕不育来讲,试管婴儿一般是治疗的最后选择。”崔艳国介绍说。“因为患有器质性疾病,比如腺肌病,或是输卵管积水、不通或伞端粘连导致运输配子或胚胎的功能出现障碍,或是因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排卵障碍、受精障碍或不明原因不孕等因素,符合国家规定的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应症的情况时,我们才会对患者考虑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现在很多人,包括同行,都对我们有误解,认为我们总是做试管。但事实上,我们更希望患者自然受孕。”

实地探访 全过程不容半点马虎

为了对淄博生殖医学中心有更直观的认识,记者对生殖医学中心关键部分进行了探访了解。

在辅助生殖区的取卵室门口,医护人员先是穿好防护衣物,在经过彻底消毒灭菌后才能进入。“辅助生殖技术对环境要求非常高,温度、湿度、光线,都有严格要求,就连空气也需要专门过滤净化。”生殖医学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进入后,医护人员又接受了短暂的“风淋”,以吹走身上的灰尘、毛发。

清洁完成后,就来到了生殖医学中心内部。B超室、取卵室和取精室在这里有序分布。据工作人员介绍,取卵手术是实施的第一步,一般是医生在B超设备指引下,用一根直径3毫米左右的取卵针刺入卵巢,用负压把含有卵子的卵泡液吸到一个试管中。女性患者要经过连续十多天的药物注射促排卵(促排卵方案的设定一般促起5-15个卵泡,其中促起卵泡个数8-12个时结局为最佳),以增加卵子的数量,从而提高成功取卵的机率。而取精过程则相对简单许多,一般是男方自行取得,只有患有阻塞性无精症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而无法得到精子的患者,则需要经过穿刺甚至手术来取精。当卵子和精子都成功取出后,就一起被送进精液处理室和胚胎培养室进行处理和培养。

经过取卵室墙面的一个小窗口,与之联通的是生殖医学中心的核心——实验室,工作人员介绍,取卵后,医生会将试管通过窗子传递给实验室的同事,由于实验室是百级洁净的

层流实验室,所以两边人员不允许交叉,任何一些小的污染,都可能会对实验产生影响。“实验室是人类体外胚胎的培养和诞生地,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在实验室内,被取出的精子和卵子经筛选后,会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体外受精。随后,受精卵会被放入模拟母体子宫环境的培养体系内形成胚胎。一般体外培养的第三天,医生将会进行胚胎评估,决定哪些胚胎可以通过胚胎移植,送回母体子宫中。如果筛选出多个优质胚胎,经患者同意,移植后剩下的优质胚胎可以用液氮冷冻保存起来作为备用,以减轻并缓解经济压力和增加累计妊娠成功率。”工作人员说,“这里的任何物品都是受严格管控的,尤其是胚胎,所以我们的实验室人员在对卵子、精子和胚胎的操作时都是两名人员,进行双人核对;在胚胎保存方面要求双锁管理,人手一把钥匙,无法单独进入。”

“蛋糕”之争 别掉进宣传陷阱

官方数据显示,在中国,不孕不育夫妇正呈年轻化趋势,几率已攀升至12.5%左右,而有业内人士表示,官方公布数据往往相对保守,真实数据或许更加严峻。加之“二孩政策”的推进,让试管婴儿这一辅助生殖技术有了更为强大的市场需求,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如此大的“蛋糕”,在促进了这一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或机构嗅到了商机。而这种现状在生殖医学中心团队看来,有的更多是担心。

最新公布的山东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名单显示,20年来,淄博获批合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仅有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一家,虽然较济南几个大的生殖中心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技术实施和技术的拥有种类方面并不存在太大差距,在有些方面还具备淄博自己的特色。

事实上,当你在网络上搜索“淄博试管婴儿”的关键词时,大量的内容弹出,无非是“第三代试管婴儿生子”“超值套餐”“两年内不成功,全额退款”“包成功包性别”等诱人字眼。

“‘试管婴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精密的仪器和娴熟的技术,更需要医护人员全身心投入和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崔艳国介绍说,“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国家有明确的相关规范进行管理,在价格上更不会是一些机构宣称的十数万到数百万元的天价。所以还是希望更多市民能向专业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不要掉入陷阱。”

据了解,2008年至今,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接待咨询、就诊和临床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已近30余万人次,而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准入以来,已有超过6000余人次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技术临床妊娠率近50%。

“接下来,还是不忘初心,继续攻关吧。”崔艳国低头想了一会,然后告诉记者,“下一步,除了普通患者,我们也希望能成为高龄患者的一道光,帮助他们实现希望。”